

聂作平

那年三月,苏东坡背负一只大瓢,在田野间边走边唱。那时的他,白发苍颜,已是年过六旬的衰翁。

那是与中原相距数千里的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),苏东坡贬谪到荒凉遥远的孤岛,已有一年多了。

一个与他相熟的老妇正在劳作,她看到自得其乐的苏东坡,忍不住说:“内翰昔日荣贵,一场春梦耶。”苏东坡哈哈大笑,从此喊她春梦婆。

有趣的是,早在24年前,正值壮年的苏东坡曾经写道:“人似秋鸿来有信,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

那时,他当然不可能预测到后来的风雨苍黄。

站在64岁的高处往回望,步入仕途以来的日子,潮起潮落,起承转合,宛如一个个了无痕迹的春梦。唯有走过的路,还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脚印……

### 凤翔:此身无计老渔樵

文学史上的凌虚台已经900多年了,我眼前的凌虚台却只有100年。

无论多么巍峨牢固的建筑,都无法抵挡以千年计的自然风雨和人为损毁。最初的凌虚台永远地消失后,后人在大致相同的地方,一次又一次重建。

凤翔是陕西宝鸡下辖的一个县,街道凌乱,建筑陈旧,一切都表明它的普通。然而,历史上,凤翔不仅是周朝和秦朝的发祥地,其行政级别,也比今天更高。安史之乱时,唐肃宗驻跸于此,将凤翔升格为西京。到了苏东坡的宋朝,它仍是管辖周边九个县的凤翔府。

苏东坡的仕途,就从凤翔府迈出第一步。那时,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,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宋例,官制分为官、职和差遣三种。官和职代表品级,差遣才是工作。苏东坡此职,意味着他以掌管刑狱的京官身份,到地方上辅助州官。

这一年,苏东坡26岁。比起之前朝廷授予而未赴任的福昌县主簿来说,职位明显提升。

然而,年轻的苏东坡初进职场,并不顺心。因为他与顶头上司,也就是凤翔知府关系紧张。

开初,知府为宋选,两人相处尚可。一年后,宋选调走,陈希亮接任。陈希亮字公弼,与苏东坡乃四川老乡,两人老家相距只有几十里。按理,陈希亮应该对苏东坡更亲近更关照。

孰料,陈希亮性格刚直,不苟言笑,说话常常不留情面。这与乐观随和,甚至有几分孩子气的苏东坡自然格格不入;而彼时的苏东坡初出茅庐,顺风顺水,大概也不怎么把这个黑瘦老头子放在眼里。

苏东坡曾在名为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的制科考试中斩获上等,有一天,一个吏便尊称他苏贤良。陈希亮听了,大为生气,说:“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?”甚至打了小吏几板子。苏东坡不仅尴尬,而且愤怒。

尤令苏东坡不能容忍的是,当时他的文名已海内共知,可他撰写的公文,陈希亮却要删改甚至打回重写。

有次,苏东坡和同事一起去见陈希亮,陈希亮却把他们晾在客厅,半天不出来。同事面有愠色,苏东坡写诗自嘲说,“谒人不得去,兀坐如枯株。岂惟忘客意,今我亦忘吾。”

因为与上司屡屡抵牾,苏东坡过得很不开心。有一年中元节,府里办宴会,苏东坡赌气不去,陈希亮毫不通融地对他罚铜八斤。

意外的是,尽管与陈希亮关系不睦,陈希亮之子陈季常却与苏东坡交好。后来,苏东坡贬居黄州,陈季常将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之一。这是后话。

不久,苏东坡就找到了一个“报复”的机会:陈希亮修了一座台,取名凌虚台,要苏东坡写一篇记。苏东坡便在《凌虚台记》里借题发挥,讽刺说“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,而况于人事之得喪”。

这一次,陈希亮却没有生气,反而笑着对人说:“我把苏洵当儿子辈看,苏轼就像我的孙子辈。我平时对他严厉,故意不给他好脸色,是因为他少暴得大名,怕他骄傲自满,想挫挫他的锐气。没想到这小子还往心里去了。”

许多年后,尘埃落定,经历了太多坎坷与挫折的苏东坡终于恍然大悟,当年陈希亮的敲打,事实上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。他认真检讨往事,承认当时年轻气盛,“是与公争议,至形于言色。已而悔之。”

只是,那时,陈希亮已作古,苏东坡能做的,就是为他写一篇情真意切的传。

凌虚台矗立于凤翔城中的东湖之滨。亭台掩映,廊桥迂回。父老相传,周朝时,曾有凤凰飞来饮水,称为饮凤池。苏东坡到任次年,进行了疏浚和扩张,并引泉水注入,沿岸遍植柳树。因湖距府城东门咫尺之遥,故名东湖。

如今的东湖,水面近200亩,被长堤隔为内外两部分。其中,内湖即苏东坡所扩,外湖为光绪年间新开。

自从苏东坡在湖岸植柳后,来往政要名流莫不效仿。今天的湖岸,当年林则徐流放新疆和左宗棠西征时种下的柳树,均已大如怀抱。

凤翔所处的关中平原,历史悠久,古迹众多。先周时,公亶父率周人迁于周原,三代灭商。周初伟大的政治家姬旦,晚年隐居于此,死后葬在凤凰山麓。此外,董卓修筑的郿坞,诸葛亮北伐的斜口,发现石鼓文的石鼓山,都在这一带。在凤翔三年多,苏东坡多次到属下各县视察。作为一个热爱山水名胜的人,每到一地,他必定挤出时间寻幽访古。

当年轻的苏东坡凭高远眺时,心中常常生出一些无端的惆怅。宝鸡有一座斯飞阁,苏东坡登临后,写下一首七律:

西南归路远萧条,倚檻魂飞不可招。

野阔牛羊同雁鹜,天长草树接云霄。

昏昏水气浮山麓,沉沉春风弄麦苗。

谁使爱官轻去国?此身无计老渔樵。

他在诗里发牢骚,表露出归隐之意。中国文人总有这种身在魏阙却心驰江湖的念头,但大多不过说说而已,并不会真的挂印而去,莼鲈秋风毕竟只是极少数。更何况,苏东坡还这么年轻,还从来没有遭遇过真正的打击呢。

### 路上:江南江北青山多

东湖之后,西湖也进入了苏东坡的人生地理。

1065年初,苏东坡自凤翔上回到首都。这时,欣赏他的宋仁宗去世了,坐在皇位之上的宋英宗。对苏东坡来说,这也只是一个丧乱之秋:到京三个月,妻子王弗去世,留下6岁的儿子苏迈;转年,

# 春梦无痕

## 苏东坡的人生地理(上)



▲国画《东坡诗意图》。

新华社资料片

父亲苏洵也去世了。

苏东坡和弟弟苏子由告了假,将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运回眉山。服满,苏东坡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成亲,并于1069年正月返回开封。这时宋英宗已经去世,继任的是以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著称的宋神宗。

三苏对新政和施行新政的王安石一向持怀疑态度——对王安石人品的怀疑,要追溯到老苏那里。有一次,苏洵在欧阳修家做客,饭后,其他人走了,只有苏洵留下来。苏洵问欧阳修,刚才座中那个因首表面的人是谁?欧阳修说,王安石王介甫,你没听说过吗?苏洵说:“以象观之,此人异时必乱天下。”

不知道父亲对王安石的厌恶是否影响到苏东坡及弟弟,不争的事实是,苏东坡对新法并无好感。他与王安石虽然保持了君子之交,但细究起来,也是和谐时候少,芥蒂时候多。

1071年,当欧阳修、司马光、张方平和范镇等被视为保守派的重臣纷纷离开开封这个是非之地时,苏东坡也向朝廷请求外放。不久,朝廷任命他为杭州通判。苏东坡为期八年、历仕四州的地方官生涯由此展开,他的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从开封到杭州,行程约两千里。和自蜀入洛比,这条路轻松易行。一是大量路段可乘船,二是无须翻越高山大岭。

1071年七月,苏东坡踏上了前往杭州之路。第一站是开封东南300余里的陈州,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。

在陈州,苏东坡停留了70余天。因为,与他生相亲爱弟弟苏子由,时任陈州学官。而陈州知州,则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。

陈州期间,苏东坡认识了一位青年才俊,即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。之前,18岁的张耒游学陈州,苏子由很赏识他。二人相见后,苏东坡大概从这个英气勃发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昨天。宋代文人有奖被后进的传统,经苏东坡举荐,不久,张耒应举姑苏,并在20岁时中进士。然而,难以预料的是,如同苏东坡一样少年得志的张耒,晚年却困顿不堪,贫病中死于陈州。

学官是一个穷差事,苏子由过着清贫的生活。他的居处逼窄、低矮,并且漏雨透风,身材高挑的苏子由在居室读书,伸个懒腰都会碰头。苏东坡写诗和弟弟开玩笑:“宛丘先生如丘,宛丘学舍小如舟。常时低头诵经史,忽然欠伸屋打头,斜风吹帷雨注面,先生不愧旁人羞。”

10多天里,苏氏兄弟“近城可观者无不到”,令苏东坡记忆深刻的景点有两个,一是柳湖,一是太昊祠。

今天的淮阳区,有一座湿地公园,由包括柳湖在内的四片湖面组成。这里,就是苏氏兄弟携酒同游的龙湖。从苏东坡留下的诗看,在宋代,湖滨曾大面积种植山茶。

龙湖中有一座小岛,名为画卦台,与画卦台相邻的岸边便是太昊陵。淮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,古籍相传,上古时代,太昊,也就是伏羲,曾经定都于此。湖滨的太昊陵,留下了苏氏昆仲凭吊的身影。兄弟二人,以及随侍的张耒都有诗为证。

张方平酒量很大,号称一杯百,苏东坡却瘾大量小。一次宴席上,苏东坡说:“对你们这种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,你们喝一杯才醉,我喝一杯就醉,同样都是醉,不是和你们一样乐得其所吗?”

十多天后,苏东坡再次踏上路途,不忍与哥哥分别的子由送到300里外的颍州。

颍州,即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。

《苏东坡全集》里,有一首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。当苏氏兄弟抵达颍州时,序属三秋。他们在西湖之滨饮酒,看到湖边的草木都披着一层薄薄的霜,水边的芙蓉和菊花却开得正艳。东道主欧阳公,须发如雪,举杯畅饮,谈笑风生。

欧阳公,就是三苏的另一个恩人欧阳修。

这一年,欧阳修65岁。早就名满天下的大师于几个月前致仕,定居颍州。欧阳修本是江西庐陵人,出生于四川绵阳,却与颍州关系最亲密。早年,他曾曾知颍州,后来虽因宦游东奔西走,却在颍州置业,“乐其风土,因卜居焉。”

颍州对欧阳修的吸引力,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西湖。有句俗话说,天下西湖三十六。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不胜枚举。其中,杭州西湖、惠州西湖、颍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并称为中国四大西湖。巧的是,苏东坡与四座西湖都有深厚渊源。可以说,苏东坡是西湖的知己。天下西湖若要公推形象代言人,非苏东坡莫属。

欧阳修好客而健谈,他对二苏的到访不胜欣

喜,烟水迷茫的西湖之滨,欧阳修与二苏把盏言欢,还让苏东坡观看他收藏的石屏,并请苏东坡作诗纪念。

颍州相聚时,欧阳修看起来精神不错,他本人也才刚刚开始享受功成名就的晚年生活。然而,世事难料,一年多后,远在杭州的苏东坡得到噩耗:欧阳修病逝颖州。

作别颍州西湖,苏东坡的路线,大致自颍水进入淮河,自淮河进入大运河,再从大运河进入长江。其间,除了在洪泽湖因遇大风而不得不返回港口外,旅途十分顺利。古人的宦游,重点固然在宦,也就是仕途;但游也必不可少,即借前往各地做官的机会,悠游风景名胜。

颍州之后,苏东坡先后在濠州(今安徽凤阳)游览了与大禹有关的涂山,建有彭祖庙的云母山,庄子墓和庄子祠,以及观鱼台。

大运河在扬州与长江相接,大江对岸,便是镇江。长江近镇江的南侧,江中有一座岛,名叫金山;山上,建有金山寺,梁武帝曾亲临寺里举行水陆法会。苏东坡登上金山,他看到江流西来,水势浩荡,不由想起数千里之外的故乡,“我家江水初发源,宜渐直送江入海。”是的,对岷江之畔长大的诗人来说,长江来自故乡,乃是亲切而又令人百感交集的“我家江水”。

距苏东坡8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,由于泥沙堆积,原本四面临水的金山与陆地联为一体。

金山寺下游20多里,有另一个知名去处:北固山。北固山上也有一座古寺:甘露寺。甘露寺不仅有多宗多源,唐代诗人刘禹锡、韦应物、白居易均到访并留下诗篇。

苏东坡自然也有题咏。不过,公正地说,以北固山为题材的最优秀作品,还要等上近百年才问世。它的作者就是后世与苏东坡并称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。同样在北固山怀古的苏东坡不会想到,数十年后,异族入侵,衣冠南渡,后世同道将在几乎相同的风景里发出“千古兴亡多少事?悠悠。不尽长江滚滚流”的无尽喟叹。

江山依旧,风景不殊,唯有不同的时代命运与不同的人生遭遇,带来千差万别的感触——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讲,旧江山,都是新愁。

未成小隐聊中隐,可得长闲胜暂闲。

我本无家更安住?故乡无此好湖山。

苏东坡去世20多年后,金人南下,北宋帝国像一道被淘空的大堤轰然倒塌。赵构南渡,几经周折,终于在杭州建立政权,史称南宋。都城杭州,改称临安。
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这是南宋愤怒青年在临安酒楼上写的讽刺诗,却从反面证明了这座都市的繁华与富饶。

如同《东京梦华录》记录了开封的花样年华一样,《武林旧事》记载的则是杭州的锦绣时代。南宋时期,杭州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、商业最发达的城市——一如两千里之外开封的昔日。

苏东坡足迹所到之处,杭州乃他人生旅程中所占分量最重者之一。他曾两度到杭州做官,杭州既留下了苏堤,也留下了他生命中金石相击的华章。

广袤的国土上,江南无疑是最诗意的地方。杏花春雨江南,六个韵味无穷的汉字,洗练地勾画出江南的妖娆多姿,或许可以说,江南是最适合诗人文生活的地方:小桥流水,瓦屋粉墙,莺声燕语,吴越娇娃,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……这些最能触动诗人心弦神经的事物,都是江南最富有的典藏。以苏东坡的真性情,任命他到江南明珠杭州做官,就像把鱼儿放进江水,把苍鹰放归蓝天一样。

诗酒趁年华。30多岁的苏东坡正值生命的黄金时段,这座秀丽的江南古城,赐予了他一段无比安逸的诗意和幸福。

首先是接连不断的酒局。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大家士,尊敬之外,杭州文人和官员还对他保持着某种好奇,不断邀请他出席酒局,而他本人也喜欢聚众泥饮。有时,酒局设在西湖的画舫上,长相俏

丽的乐伎在一旁弹琴,画舫在烟雨中缓缓前行,飘浮的琴声如雨滴般滑落。有时,酒局设在孤山或是杭州城边的其他山岭上,那就多了把酒临风的写意。醉眼蒙眬之际,苏东坡起身离座,亲自弹琴,琴音一直传到山下……

美丽的西湖使诗人目瞪口呆,苏东坡为这方中国最著名的湖泊留下了最著名的诗篇。1072年夏日的一天,苏东坡独自来到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,一个人自斟自饮——倒不是没有朋友陪他,而是太多喧哗与骚动之后,他需要偶尔的独处。

酒至微醺,苏东坡放眼远眺,天边出现了大片黑色的云朵,一会儿便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雨打荷花,雨打西湖,雨打杭州,雨打江山,他放下酒杯,索来纸笔,在墙上笔走龙蛇:

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  
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

苏东坡是西湖的知己,他为西湖写下的众多诗篇中,最有名的当数那首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:

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  
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美景总得与佳人相配,才更显温情动人。宋人笔记中曾津津有味地记载了苏东坡的一次美丽邂逅:有一天,苏东坡和朋友坐在临湖的亭子里喝茶,闲散地观看湖景。这时,有一叶小舟从远处的荷叶丛中撑过来,船上是几个化着淡妆的女子。其中最漂亮的,是一个30来岁的少妇,坐在船头鼓掌,“风韵婉雅,绰有态度。”苏东坡是真性情的男人而不是道学家,他“竟目送之”。女子一曲未完,飘然而去。

美丽的邂逅引发了美丽的惆怅,而美丽的惆怅催生了美丽的词作。苏东坡回到家,那位风姿绰约的少妇,总